琴台客聚 彥火

山居所記

多年後，我遷到大埔悠然山莊一個地下複式單元居住。客廳前沿有一個花槽，廚房背後有一個過道兼小露台，都可以栽花。

先後幾次搬家都攜同一株三角梅和一株鐵樹相伴。此外，也栽種了一些花木，包括茉莉、玉蘭、桂花、柏樹等。

有香氣的花卉很易惹蟲，每當春夏，茸茸綠色的毛蟲爬滿樹葉底部，要經常費力去清除，很是厭煩。

可是，每逢清風徐徐，特別秋天金桂的一縷縷幽香從後花園悄悄穿過廳堂拂來，中人欲醉。

後來跟隨大女兒搬到沙田第一城，幾乎回復沒有花卉沒有綠葉的日子。因為住家的周遭牆壁都沒有花槽。我只好努力在狹小的窗台上栽一些仙人掌、海棠、紫羅蘭等小盆栽。

住了十年光陰，我只能透着書房的窗櫺呆呆地癡望眼下垃圾槽旁僅有一棵細葉婆娑如蓋的大榕樹……在5年前，不計後果在大埔一個偏遠的地方，買了一個連天台的頂層單位住。

所謂「不計後果」，是新居所在，除了小巴、村巴、計程車代步，沒有其它公共交通工具。

我工作的地點在隔海東區的柴灣。平日上班，要自己開車，經吐露港公路，穿越大老山隧道後，再過一趟海底隧道。所花隧道費、汽油費不菲還不算，每天上班下班都頗費周折。

15年前，住大埔悠然山莊時候開車經過吐露港公路，可謂一馬平川，十分順暢。從大埔開車到柴灣公司，也不過是大半個小時。後來大埔新樓紛紛落成，吐露港公路每當上下班時段便車水馬龍，擁擠不堪，如今每天上下班往返要近一個小時。如逢下雨或交通意外，更要一個多小時。

付出巨大時間、金錢的代價，換來是清新空氣、觸目綠色山野及可栽種花木的一方天台。

天台有600平方呎，兩邊廂是攢簇的黛綠色山巒，一邊可眺望蒼茫的遠海。

海的對岸是逶迤的馬鞍山，越過眼下的村屋及一片綠林，遠處是大埔工業邨。

搬到這個坐落山坳中的居所，除了可以飽飫滿眼的葱蘢，就是因了就有一個十分方正的天台，可以栽花種樹，還可以做運動、打八段錦。

搬進新居後，我特地到旺角花墟去購了幾株包括三角梅的花木和幾個盆栽。三角梅中，有一株叫「飄崖」，格外別致，頂部純奶色的白花，下半部是紅白夾雜，當稱花團錦簇！

（《種植記》之三）

■圖為叫「飄崖」的三角梅（勒杜鵑）常年盛放。 作者供圖

大地遊走 周齡齡

中國四大河流行：黃河下游山東省東營之一

體味感受了澎湃壯麗的黃河，我急不及待離開山西省太原，奔赴到黃河下游的旅程。這一站旅程我翹首企足，祈盼已久，因為，這趟旅程的目的是認識一位不為國人熟悉，但卻獨特非凡、魅力四射的「年輕人」。

這位「年輕人」今年37歲，出生和生活在中國山東省北部，渤海之尾，她沒有天國之貌，五官卻精緻亮麗；她的臉蛋沒有晦暗陰霾，卻有明媚清朗；她有着仁愛的心靈、寬廣的胸襟、無窮的活力，讓您無法不喜歡她。

這位「年輕人」自小聽從母親教誨，秉承母親堅毅不屈的意志，年少志大，積極自信地經營一家有20萬名員工的大機構，她每天泰然自若，從容不迫指揮千軍萬馬，讓她的所在地成為全中國年均國民生產總值最高的地方。以2018年為例，這「年輕人」創造的每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21.56萬人民幣，深圳是18.6萬，北京更只有14.1萬。人這麼年輕，生產力卻驚為天人，為國庫貢獻良多，讓您無法不佩服她。

這位富有的「年輕人」家族顯赫，歷史上享負盛名。她的母親出生在海拔4,600公尺的青藏高原上，過着穿州過省的移民生活，她從青海高原一直往東走，途經黃土高原，高原上的黃土狠狠沖刷而下，投進了她的懷裏，自此和她形影不離。每年投入她母親懷裏的黃土達16萬噸，其中12萬噸「離家出走」，出走到渤海去了；其餘4萬噸黃土則經年懷胎，最後在渤海海邊產下這位年輕人。母親的悉心撫育，讓年輕人在這片富饒遼闊的大地茁壯成長，年輕人胸懷堅實寬厚，讓您無法不親近她。

■「年輕人」的報章——東營日報！ 作者供圖

為了和這位「年輕人」歡聚暢談，我大清早離開山西省省會太原，坐上舒適明亮的高鐵往東走，4小時後，我到了512公里以外的山東省省會濟南；我沒有在濟南停留，我選擇在濟南高鐵站旁的長途巴士站登上大巴士，馬不停蹄地繼續再往東跑，跑了220公里，日落時分，我終於和她握手相見。大巴在進城的路上奔馳，我目不轉睛盯着窗外每一幕美景。夕陽西下，為無垠的大地抹上一層金燦燦的油光，閃亮閃亮，大地上矗立着一根根高塔，數不盡的工業平台，「請問這是什麼設備呢？」我向坐在我身旁、穿着工作服的叔叔問道。「這是我們的鑽油塔，鑽油平台。」「自從打出了第一口油井，直到現在，我們共為國家貢獻超過13億噸石油，這就是我們中國的第二油田——勝利油田。」叔叔滿臉喜悅地對我說。

黃河的黃土、為國奉獻良多的油田，造就了我要在這個旅程中認識的「年輕人」，也就是我這趟黃河下游旅程的目的地，一個立市只有37年，全中國最年輕的城市——東營。面積8,243平方公里，人口220萬的東營市：您好嗎？我來看您了，我要和您促膝談心，好好欣賞您，細細品味您，希望國人因此認識、了解您，為您這位「年輕人」驕傲和自豪。

水過留痕 少爺兵

冷一顆心只需一瞬間

早前趁着限聚令仍可以六人同枱，幕後的化妝師、負責茶水的靚姐、服裝師等等訂了金鐘站英文字是「C」字頭的五星級酒店自助午餐，既可以大快朵頤，又可以聚會聊天，誰知是吃了一肚子的氣。

化妝師友人生氣至「吹鬚瞪眼」地說：「食物種類減少，明白嘅，估不到侍應生的服務質素是如此不濟；我們其中一人想取碗粉麵，麵檔內的一位年輕侍應生，對顧客的『查詢』，態度是『十問九不應』，相當『惜字如金』，相隔5分鐘去取麵時，侍應生用冷漠語氣說：『未煮熟！』此時見一位年輕人攙扶着一位老人家站在麵檔前，老人家問侍應生：『我想要碗清麵……』侍應生低着頭不發一言，令老人家頗為尷尬……為什麼侍應小哥不問一句老人家想吃什麼呢？這是基本的服務態度呀！」友人更指各種食物的名稱牌子，字體非常細小，客人取食物時要傾身向前45度角，才能看到那些食物，更被旁邊食物的「蒸氣」幾乎「辣親」。

而令友人火冒三丈發飆要立刻投訴這酒店侍應生的服務態度，需要「大大改善」，是緣於友人到「甜品區」，看見正在烹製的「華夫甜餅」，想取一塊時，那侍應生只是雙手交叉在胸前，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客人，然後揮手指向放滿不同甜品種類的枱子最前端，客人是領悟到侍應生意思是說前面有「華夫」，如此「Hea住做」的服務水準，五星級酒店真的要記住「帶眼請人」呀！

過去的大半年裏，投訴香港酒店員工服務態度差，也不是什麼新鮮事，筆者心裏只是想着一個問題：「冷一顆心，只需一瞬間，暖一顆心，需要多久呢？」

爽姐私語 林爽兒

目標

有位曾經在香港與我共事的朋友仔，她家本來在東北的，後來申請到香港讀書，之後來了我的單位實習，且留下來工作，一做便兩年。當時我以為她喜歡香港，以為她會留下來生活，誰知道兩年後她辭職，我還以為她另有好去向，找到更好的單位了，誰知道她告訴我要返東北老家了！我有點捨不得，但又高興她願意回老家，陪伴家人之外應該在那邊工作，這是我個人的想法。誰知過了不久，她忽然來電說到了香港，要探望我。

當我見着她，她卻告訴我只是來探望香港朋友，說她在北京找到工作，相信日後會有大部分時間留在北京。

一個女孩子東奔西跑，到處找尋自己的工作目標、生活目標，如今選擇了在北京工作。去年底我去了一趟北京，見着了她，大家見面真的很高興，她已經在一間影視製作公司工作，那公司是一位著名演藝人開的，今番她還當上編劇了，太替她高興！

跟這位舊同事在北京相處了幾天，覺得特別親切、特別自在，她一個人租房子住，北京是首都，以為租間房子很貴，但她告訴我不貴，那是比起當年在香港呀，在香港租間300幾呎也近萬，回到北京租300呎是5,000港元，她在兩地生活過才知道怎麼比較、怎麼安排，看她談到這些問題一點壓力都沒有，便知道她生活得很開心，工作得很愉快！

在香港我經歷了這一年多，總覺得自己很悲哀，就更羨慕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朋友，好想快點能離開香港飛去北京，找個安全的地方落腳，聽到我這麼說，她立即舉手歡呼，說為我物色房子，要不然去東北她老家住更好，因為她爸開了間旅館，讓我住旅館也方便，任由我住多久都可以。聽她這麼說，我也的確開心多了，起碼往後也有些可以落腳的地方了！

■我跟這小妹在北京相聚。 作者供圖

百家廊 付秀宏

捲起千堆雪

站立在北戴河老虎石公園的礁石上，海浪挾裹着風聲席捲而來，不斷撞擊在礁石上，揚起一兩米高的浪花，捲起千堆雪般耀眼晶瑩。在低垂的陰雲之下，一如悲憤激昂的詩人群像；在陽光的照耀中，猶似氣勢蓋天的英雄化身。亂石穿空，驚濤拍岸，一時間秦漢的冷月、唐宋的樂舞、明清的悲歌都在眼前。我幾乎將世間滄桑、人生百態盡收眼底。

海浪依舊滾滾而來，腳下的礁石，好像矗立不倒的巨人巋然不動。此起彼伏的濤聲和濕濕的海水味，顯現出北戴河的獨特氣場與時空嗅覺。在這裏，可以去會見蘇東坡，去拜訪辛棄疾，去聆聽岳飛、秋瑾的錚錚誓言，瞬間心靈被真性情所淨化。眼望捲起千堆雪的宏大場面，少了一分膽怯，多了一分豪邁；少了幾分平庸感，多了一副英雄膽，感到心靈充實豐盈，思想豁然開朗。

蘇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和辛棄疾《破陣子》開篇皆氣勢恢宏，但結尾都在嘆息歷史的惆悵和悲愴；但毛澤東《沁園春．雪》在營造恢宏場景時，卻生發出英雄壯懷的今朝風流之勢。「俱往矣」三字一揮，掃清萬古，「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澤東眼界之高非常人所能比，見者大、思者遠、感者深。「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如果用一個詞語來形容潮起潮落的水勢，沒有什麼比「捲起千堆雪」更有神韻了。怒潮與岸石是一對冤家，有時又會變成一對摯友，岸石寬容着狂潮的歡天喜地、撒嬌放潑，也受得起微瀾的情思如蜜、柔波蕩漾。潮一陣陣地來，一陣陣地去。岸邊潮的轟響，在暗夜湧來如此清晰。激情的潮逐漸退去，來時難以抗拒，去時還有思緒。為了適應潮的節奏，守住堅貞的岸，無論是夜還是晝。

「潮從勢，岸修德」。「潮從勢」，是潮水相互追逐、能量疊加的一種群體態度，這是那種動感、恣肆的狀態；「岸修德」是千百年來岸石不屈不撓地堅守在原地，憑你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守住心根，磨得威儀，讓狂悍的潮水擁抱之後是拜服。潮去岸顯，水落石出，潮平岸闊，扁舟輕撥。霧牽山巒，山戀霧袂，天擁水綠，水抱天藍。抬望眼，兩岸青山相看不厭，一對白鳥語呢喃。

時光走過，漸漸急潮懂了岸石，岸石容納了潮水情緒化的奔放，在岸石的眉眼中，潮水是紅顏或眷屬，哪怕她認準了的事情失掉了尺度，哪怕她狂躁起來會是那般驚天動地。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老婆非常潑辣，有一天蘇格拉底剛一進家門，老婆就對他嘮叨不休，接着破口大罵，言語不堪入耳。蘇格拉底早已習慣這一切，於是坐在地上抽起煙，突然老婆端起一盆水迎頭一潑，頓時蘇格拉底全身濕淋淋的。鄰居跑來問：「剛才老婆罵你，為何不還口？」蘇格拉底甩甩衣服上的水珠，說：「我知道，一陣雷電之後會有傾盆大雨來臨。」

「春去花無跡，潮歸岸有痕。」漲潮時，潮水順着近海的河流從下游慢慢向上游湧去，當潮水漲到頂點時，會與上游的支流交匯在一起。這時，最好的觀景時光應是嘩嘩的潮水進入上游支流之時，岸石就守在海水江河的一側毅然不動。對於潮水的撲打和撞擊，岸石只是默默地虛心傾聽，即便身軀被推倒或身體被噬咬也不離不棄。因為在岸石看來，水有水的衷情，岸有岸的熱愛；水有水的使命，岸有岸的修為。

天幕蒼蒼腳下暗，大海茫茫風無言，岸石挺立迎瀑雪，一曲吟誦過雪山。是誰在潮中將堅毅譜成了曲，是誰在風中唱着響亮的歌？一個人把心志煉成岸石，並非人生旅程的一段美麗時光，並非是粉頰、紅唇、豪車、宴會那樣的生活，也並非僅僅包含矯健的體魄和幸福美滿的家庭。但是，一個人沒有把心志煉成岸石，心中的信念就容易塌陷，如何才能創造屬於自己的奇跡呢？！

岸石之美，美在豐富深沉，美在執着不悔，美在篤定單純，美在德行高潔。當岸石修成聖石而巍然淡定，美的不只是高度，它是人的頭腦中的鋼鐵意志，是一百次潮水裏的寓言，是一千個日子裏的慢慢等待。岸對水說：「我看過大江東去，也見過佛法西來，我守定了身後的村舍人家，愛江河就得守住江河的軌道。」

岸石是水邊陸地的門戶，它有軒宇偉男兒的無私奉獻和雄性風骨，在黃河壺口瀑布黃河之水咆哮着要岸石伏首讓路。然而，兩列石壁巋然不動，一夫當關，萬水莫開。在長江三峽，瘋狂的江水也經歷了那夾岸山巒的萬千束縛，夾岸山巒讓江水不要走得太快。岸石從靜，潮流從動，動靜之道，攻守之間便是生命的歷程。

魯迅先生說：「幸福永遠存在於不安的追求中，而不存在於和諧與穩定之中。」岸石賦予潮水的不調和的地方很多，但潮水從來沒有退步，潮水從生命運勢開始，便抱定行走天下的目標，即使粉身碎骨了也決不回頭。如果世界是平板一塊，就沒有江河；只有水積聚得多了，又因有岸的規範，才成就了長長的江河。

一袖浪花一袖詩，一詩情懷一江思；一思悠然一如夢，一夢經年一石癡。一場繁華一場愛，一字一句一思緒；一朝一夕一潮汐，拈鬚一笑一岸立。是的，水有水的自然道法，岸有岸的道德文章。水的奔湧沒有什麼不好，岸的堅守也未必全對，但岸石道德畢竟修築了人生河床的兩岸，水處危境易變通，岸守原則立福祉。

水如人欲，岸似道德。人欲乃天生的自然屬性，人的自然之心如不靠道德之岸加以控制，任其隨意生起，則是難以預測，甚至極其危險，正所謂「人心惟危」。岸石的風骨，在沉雄壯美的潮水歷練中形成，無論柔波、激浪還是濁流、驚濤，岸石的根扎在陸地——它是岸腳，岸腳一旦傾斜，陸地就可能變成澤國。人的可貴——就是要處理好水與岸之間的適度衝撞與和諧共處，「允中」是水與岸的最高境界。

路地觀察 湯禎兆

薑的用法

上星期看一個中醫談到，曾有老人家氣促入院，進院打抗生素和吊鹽水後，病情突然急轉直下，變了肺炎，醫生說過不了明天，叫家人來見最後一面。兒子見什麼也做不了，便打電話給相熟中醫，中醫說反正他們也覺得不能救，拔掉抗生素和鹽水吧。結果第二天，老人家竟然醒了，中醫囑咐喝點薑水，一天後竟能離開深切治療房間。

抗生素的寒涼，和鹽水的寒涼，以及醫院用低溫所造成的「無菌無毒」空間，對身體的傷害可以很大，尤其對虛弱的老人。為何孩子的體溫偏高、老人家的體溫偏低？因為熱能就是能量，能量就是免疫系統，就是壽命。除了補充物理上的「熱」，用暖包暖氈暖水袋之外，薑就是化學上的「熱」，因為它可以令身體和暖，自我修復。有氣促問題當然很害怕，所以最好要在它發生前預防，而補熱能是最無害的預防方法。除了平時保暖，就是多暖敷和吃薑。很多人怕上火，但此火大多是虛的，非常寒但又有虛火之人，最好由距離心臟最遠的地方開始暖起來，以薑水浸腳，或以薑貼貼腳底一整天。腳底旳穴位很多，可以同時間多方面補熱能，讓身體整體暖起來。

上火的另一原因是循環不好，有經絡塞了，所以要多做拉筋伸展，或去做推拿按摩，那麼薑的上火問題就不會嚴重。另可以加薑到粥裏，可以中和薑的刺激感。

此外可以用薑浸油，那是我慣常會做的方法，大家用過也覺得舒服，不會太辣，孩子可以接受，亦直接從皮膚進入體內，不會刺激呼吸道和消化系統，也不怕孩子不肯入口。

薑是所謂的窮人人參，冬天不怕多用多服。

鵬情萬里 趙鵬飛

獨在異鄉的女子

孤身在外的人，喜歡扎堆，尤其喜歡一群同鄉圍攏在一起。鄉音縈繞的異鄉街頭，這樣的短暫歡愉，是一帖聊以慰藉的止痛藥。鄉音裏，若能再沾點親帶些故，彷彿是切了一塊故鄉帶在身邊，隨時可以從眼前的煩悶中抽離，在故土的溫熱裏浸潤。以致於中國人的世俗文化裏，他鄉遇故知甚至和久旱逢甘霖、金榜題名時、洞房花燭夜並列為人生四大喜。

香港的第四波疫情，在官民看似處之泰然的波瀾不驚裏，步步緊逼。生活和社交的圈子，再一次收縮到了年中最嚴厲的樣子。社交沒有了，關起門來，一家子一起，仍可以飲茶吹水摸麻將。再不濟，碗碟相碰口角摩擦，數落丈夫責罵孩子，品咂起來，也是有聲有色有滋有味。這樣的日子，於那些獨自在香港謀生的人而言，個中苦楚，已不是簡單的雪上加霜，便可以描摹得了。饒是像我這樣長久遊蕩在外的人，偶爾也還要和遠方的朋友，在微信的雲端上，喝喝酒聊聊天，以紓緩封關閉城後，擁堵的塊壘。

上周六傍晚，天剛擦黑，下樓買東西往回走，穿過附近的小廣場，看見裹着頭巾的印傭，一棵樹下一個，寂寂地枯坐着，全然沒有了昔日圍圈嘰喳的熱鬧。12月的香港，暮色暗沉，涼意浸膚，再看着眼前昏黃燈影裏，一棵樹下一個背影，胸中立時柔腸輕顫。

100年前，滿清氣數將盡，國勢頹廢，民生凋敝不堪，無數廣東人為謀生計，出洋賣苦力。有一群廣東三水的年輕女子，隨着下南洋的船隻，到了新加坡。彼時的獅城，正值開埠百年大興土木，緊缺建築工人。這些來自鄉野的中國女子，一雙柔肩，補了這一急缺工種。挑磚頭、提洋灰、搬木料，出着男子的苦力，掙着微薄的薪水，硬生生在這座城邦的建城史上，留下了不可被輕視的印記。

工作雖累又髒，女子的潔淨和愛美之心，並未全然湮滅。為了避免工地上的飛沙和塵土，弄髒秀髮，她們用一塊漿洗括挺的紅布，在頭上巧妙地裹成一個方形帽翅，既遮土又防曬。紅布艷麗，還能提醒棚架上的工友，在飛磚起瓦之際，小心不要砸到了地面上穿沙走石的辛苦女子。一方「紅頭巾」，亦成了這群背井離鄉女工們最醒目的標誌。

「紅頭巾」們在新加坡參與過的工程，橫跨了英殖民統治時期的港口、馬路、橋樑，和新加坡獨立自治後的各類建築物。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亞洲第一高樓新加坡保險大廈，便是由上千名「紅頭巾」，手腳並用，層層接力，把磚石等建築物料，一筐一筐地運送了上去。後來，新加坡國慶遊行的盛大慶典上，有一輛巡遊的花車，還以「紅頭巾」為主題，感恩她們當日付出的辛勞。最近，廣東粵劇院以此為藍本所排的一齣粵劇大戲《紅頭巾》，還在藝術節上斬獲了系列大獎。

別國史書上的榮耀，並不能掩蓋這群數以萬計、異國謀生女子，辛苦隱忍的不易人生。歲月靜好的恬淡，家園美滿的憧憬，都離不開家富國強的殷實背景。你可曾聽過英美法德的女子，為謀溫飽大批量異國謀生？但凡經濟基礎較好的國家和地區，為人女為人妻為人母的女子，大致上都能獲得格外的珍重和保護。需要為數眾多的女子遠赴他國出賣苦力，實在是一件讓人什麼時候想起來，都覺歉疚和心酸的事。

■圖片是最近在港島南區拍攝。 作者供圖